

TSINGHUA Sociological Review

清华社会学评论

特 辑

②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主编

 东岳出版社

TSINGHUA 
Sociological Revie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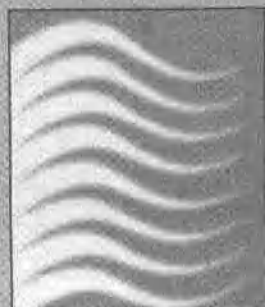
清华社会学评论

特 辑

②



20004205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主编

 江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2 /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编.

—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12

ISBN 7-80610-923-4

I. 清… II. 清…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82289号

清华社会学评论

特辑②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主编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湖明路22号 邮编:361004)

北京春辰轩图文设计有限公司照排

北京星月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宣武区广内大街223号 邮编:100000)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开 7.5印张 233千字

2000年12月第1版

200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ISBN 7-80610-923-4 / C·7

定价:15.00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清华社会学评论》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李 强

国内委员

胡显章 景 军 沈 原

孙立平 杨迅文 郑俊瑛

郑也夫

海外委员

戴慧思(Deborah Davis) 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丁学良 澳洲国立大学研究院研究员

高敏氏(Thomas B. Gold)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教授

魏昂德(Andrew G. Walder) 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马丁·怀特(Martin White) 乔治·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周雪光 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目 录

●专题讨论：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与经济生活

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 边燕杰 李 涓(1)

人际关系连带、信任与关系金融：以嵌入性观点研究

台湾民间借贷 罗家德(19)

“外人成本”与过度资本化：消极社会资本理论 晋 军(51)

●理论与方法

实然与释然

——从人类学看社会科学之方法论 罗红兆(72)

“雷格瑞事件”引出的知识论问题 张 静(106)

●学术论文

“组织田野”的社会学探索 李友梅(132)

改革中城市“家庭抚养”的性别建构 左际平(150)

“存异”与“求同”：20世纪初叶西欧唐人街形成的文化

反思 李明欢(173)

生命历程的研究范式及其在中国的运用 郑 路(191)

●对策研究

政府信息公开与信息资源开发的法律基础 王春颖(201)

●海外华人学者讲演录

转型社会的法与秩序：俄罗斯现象 丁学良(218)

***Tsinghua Sociological Review*, December 2000,**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Contents

Forum: Social network,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Life

- Social Network Capital of Chinese Urban Families Bian Yanjie Li Yu(1)
Social Relationship, Trust and Network Financing: The *Embeddedness* approach
to Studying Private Borrowing in Taiwan Luo Jiade(19)
Cost of Dealing with Outsiders and Excessive Capitalization: Negative
Social Capital Theory Jin Jun(51)

Theory and Methodology

- Actuality and the Fact Interpreted: to Review on the Approach of
Social Science from Cultural Anthropology Luo Hongguang(72)
Some Epistemological Meanings from "Regreg Event" Zhang Jing(106)

Academic Treatise

- Fieldwork of Organizational Sociology Li Youmei(132)
Gender Construction of Family Care in China Cities of the Reform Era
..... Zou Jiping(150)
Keeping Differences, Seeking Common Ground: Reflections on the Formation of
Chinatowns in Western Europe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 Li Minghuan(173)
Theoretical Model of Life Course and Its Applying Work in China Zheng Lu(191)

Applied Research

- Legal Basis of Public Access to Government - Held Information
..... Wang Chunying(201)

Platform for Overseas Chinese Scholars

- Law and Order of a Transitional Society: The Russian Phenomenon
..... Ding Xueliang(218)

专题讨论: 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与经济生活

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

边燕杰 李 煜*

内容提要:依据津、沪、汉、深四市的近 400 户调查资料,本文分析了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即嵌入于家庭成员的关系网络中的资源。中国人的关系网络,以家庭亲属为核心,是亲、熟、信三位一体的义务交换关系,而具有这样特征的关系在春节期间互有拜年交往。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提出并测量了春节拜年网。我们进而测量了受访家庭的拜年交往者的社会结构地位(职业和单位地位),由此求出网络资本总量。受访户在这个总量指标上的差别是非常大的:网络规模大,则网络中亲属关系比例小,网络资本总量就高(网络规模和网络密度效应);网络内部地位差别大或顶端高,网络资本总量也高(网差和网顶效应)。具有这些网络优势的社会阶层依次是:经济专业人员、管理人员、行政文秘人员、私营业主、文化专业人员。没有优势的是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个体户。对此我们做了初步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在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时,费孝通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差序

* 边燕杰,博士,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李煜,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

格局”的论点。他认为,中国社会的本质结构是从家庭出发,由亲到疏一层一层向外延伸的差序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个差序网络不但是个人和家庭借以发生社会联系的渠道,而且为他们提供了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源。(费孝通,1949)

本文分析差序格局论点所隐含的一个社会学概念,即社会网络资本。社会网络资本是指嵌入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我们在本文讨论的是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依据津、沪、汉、深四市的家庭调查资料,我们将探讨三个问题。第一,如何定义和测量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第二,怎样的网络结构有利于积累和发展社会网络资本。第三,一个家庭的社会阶层地位与其社会网络资本的关系如何。在本文的结论部分,我们将回到差序格局的论点,探讨几个重要的实证分析发现。

一 社会网络资本的定义和测量

家庭作为消费和生活单位,其成员共享家庭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他们也共享关系网络和关系资源。夫妻出生于不同的家庭,但通过婚姻纽带,将各自的亲属关系带入共组的家庭之中。夫妻在各自的工作和生活领域所发展的朋友和其他社会关系,不一定为双方共有,但这些关系提供的社会资源可为所有家庭成员共享。例如,丈夫利用妻子的同事关系开办商店,子女利用父母的朋友关系谋职等等。所以,家庭是社会网络资本有效的分析单位。

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是指嵌入于家庭成员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资源的种类繁多,如权力、地位、财富、资金、学识、信息等等。通过家庭成员的社会关系网络摄取这些资源,为家庭全体或家庭成员所用,达到功利或非功利的目的。这意味着,这些关系资源是家庭生存和发展的资本,我们称之为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

社会网络资本比社会资本的概念外延小。社会资本指的是人们从各种社会联系摄取资源的能力,包括人们与正式和非正式组织的成员关系,以及人们的社会网络关系。(Coleman, 1988; Putnam, 1995; Portes, 1998) 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论点指的是后一种关系,也是本文的分析重点。家庭及成员的社会网络关系类别颇多,亲疏远近相异,而嵌入这些关系中的资源不胜枚举。如何简洁而又有效

地测量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呢?我们建议把握三个环节:春节拜年网,结构地位标识,地位资源总量。

春节拜年网

差序格局所描述的是动态的关系网络,它不断延伸着,边界是开放的。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就是“关系无界”。(梁漱溟,1959)但对于每个城市家庭而言,动态的开放的关系网络有其源和核,源就是家庭和亲属,核是再加上亲密无间和交往甚笃的朋友、邻居、乡亲、同学、战友、师长、同事、上下级等等。社会网分析的任务之一就是测量社会网络的源和核,即所谓核心网络(Core Network)。研究证明,核心网络预示着网络资源的多少。(Marsden,1987)

怎样测量核心网络呢?美国学者测量了“朋友网”(您最要好的朋友是谁?)和“讨论网”(您与谁讨论重要的问题?)(Laumann,1969;Fisher,1982;Burt,1984;Marsden,1987),欧洲学者测量过不同生活内容的核心网,如“支援网”、“交流网”、“互助网”等等。这些不同的测量方法在我国社会学研究中曾经被应用过。(Ruan,1998)

中国人的关系网络区别于西方人网络的最大特征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亲、熟、信一体的义务交换关系。(梁漱溟,1949)虽然“朋友网”、“讨论网”、“互助网”等等在不同程度上测量了中国人关系网络的具体内容,但居于核心地位的家庭、亲属关系在这些测量中往往被视为从属地位。(Ruan,1998;Ruan等,1997)许多这类具体网络的测量方法偏重于交流和交换方面,而不能充分体现亲密、相熟、互信的一体化特征。另外,问卷调查用追记、联想和提名方法(Name Generator)收集资料,往往不能真切地反映关系的动态事实。

我们的建议是测量“春节拜年网”。作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是社会交往的热点时期。拜年已成为维持和发展人际关系的一种义务。处于某人的核心网络之中,春节期间互有登门拜年交往是人所期望的。近年来电话拜年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基于拜年传统,我们于1998年春节期间,请被调查户登录了从除夕到初五的拜年交往情况,包括登门拜年和电话拜年。与被调查户互有拜年交往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就形成了各户的“拜年网”。

生活常识告诉我们,拜年者不一定是亲、熟、信兼而有之的核心

关系,但属于核心关系网络之中的必有拜年交往。拜年交往者也有功利、回礼、陪拜、官访等各种性质,但深度访谈资料表明,这些属于非交往性的拜年,往往不被调查户计算在内。我们调查的 401 户中,共有 386 户在居住地度过 1998 年春节并登录了拜年交往情况。最多的拜年者为 225 人次,最少的为 1 人次,平均每户 35.3 人次。

结构地位标识

为了测量社会网络资本,我们需要了解拜年交往者所占有的资源情况。难度较大的方法是登录每位拜年者的地位标识(性别、年龄、教育、职业、收入和权力等)。这不仅是被访户不愿配合的,也有犯于他们的隐私。我们采取林南和杜敏提出的地位法(Position Generator,见 Lin & Dumin, 1986),向被访户提供 20 个职业和 12 种工作单位类型,请他们标明拜年交往者是否属于任何职业或单位类型。我们用这 20 种职业和 12 种单位类型来标识拜年者的社会结构地位。

职业的选择依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 350 多个职业类别。抽选原则包括脑体兼有,声望地位分布平均,“政科教文卫工商服”各有代表。此外,有些职业入选是因为以往的调查提供了声望评价资料,便于参考。我们于 1998 年春节以后再访各户,请他们评估了这 20 种职业和 12 种单位类型。按照“非常好”和“较好”两项的百分比作为地位得分,将 20 种职业排列,最高的是科学家(95 分),最低的为家庭保姆、钟点工(6 分),结果详见表 1。职业地位排列反映了人们的职业价值取向,包括社会尊重、权力、技术、收入。

单位的 12 种类型,是依据产权和组织形式来划分的。单位是中国城市社会分层重要的指标。我们的调查户对这 12 种单位类型做了排列,按“非常好”和“较好”两项的百分比计算得分,最高的是政府机关(86 分),最低是集体企业(24 分)。影响单位地位排列的因素有权力、保障、机会、报酬。

地位资源总量

我们测量社会网络资本的最终指标是地位资源总量。该指标由



四个变量构成:(1)拜年交往者所涉及的职业个数;(2)他们的职业地位总分;(3)拜年交往者所涉及的单位类型个数;(4)他们的单位地位总分。

第一步,我们统计了每个调查户的拜年交往者是否从事 20 种职业中的任何一种。如是,则调查户在该种职业上取值为 1;如否,则为 0。在某些职业上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拜年交往者,取值仍然为 1。这是因为,一种职业只表明一种职业地位资源、人数增多、地位资源的性质并未改变,但如果职业地位的个数增加,则不同性质的资源相应增加。所以,将取值为 1 的职业地位分加总,即得到职业地位总分。按照相同的逻辑,我们对单位地位做同样的统计,得到相应的单位地位总分。

第二步,我们计算地位资源总量。由于上述四个变量的测量内容和标准是不一致的,不能用简单相加或相乘的办法求出总和值。为了反映四个不同的变量对地位资源总量的相对重要性,我们采取因子分析方法求出一个因子值,其已解方差为 84.0%。所求得的因子值即为地位资源总量。这个总量指标的理论含义是:一个城市家庭能从其社会网络所摄取的职业、单位地位资源的多少,地位资源的总量高,表明其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高,反之为低。因子值是一个标准分变量,均值为 0,标准差为 1。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将之转换为一个最低为 1、最高为 100 的分值。因子值越大,指数取值越大。它可以理解为百分比指数,比如 A 家庭的分值为 40,B 家庭为 80,那么 B 家庭的网络资源比 A 家庭高 40%,或者 A 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源是 B 家庭的一半。经转换后,网络资源总量的均值为 28,标准差为 17。这说明家庭网络资本总量整体偏低,平均水平仅是最高值的 1/4 强,而 70% 的家庭网络资源总量大约在 10 至 45 之间。表 1 报告了我们的测量结果和因子分析结果。

表 1 社会网络的地位构成及分析

职业类型	职业地位 平均分	调查户在此 项有拜年者 的百分比	单位类型	单位地位 平均分	调查户在此 项有拜年者 的百分比
科学研究人员	95	19.4%	党政机关	86	37.3%
大学教师	91	18.4%	国有事业单位	75	59.8%

续表

工程师	86	32.9%	外资企业	73	17.4%
法律工作人员	86	13.5%	中外合资企业	66	24.4%
医生	86	30.1%	股份企业	45	18.9%
中学教师	81	28.8%	私立事业	41	5.4%
政府机关负责人	80	26.2%	国有企业	41	66.1%
小学教师	73	15.8%	私营企业	39	22.0%
党群组织负责人	73	15.5%	联合企业	30	4.1%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71	46.1%	集体事业单位	30	14.8%
经济业务人员	64	34.5%	个体经营	29	38.9%
会计	58	33.4%	集体企业	24	30.8%
行政办事人员	53	43.8%			
民警	52	16.1%			
护士	48	13.0%			
司机	25	38.9%			
厨师、炊事员	24	12.7%			
产业工人	20	51.0%			
饭店餐馆服务员	11	8.3%			
家庭保姆、计时工	6	6.0%			

	均值	标准差	因子负荷值
拜年网中的职业个数	5.15	2.97	0.92
职业地位总分	310.50	203.33	0.92
拜年网中单位类型个数	3.50	1.94	0.91
单位地位总分	181.36	102.92	0.92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子值	-1.54	4.14	0	1
转换后分值	1	100	27.90	17.43

已解方差	84.0%
------	-------

二 网络结构与网络资本

怎样的网络有利于积累和发展社会网络资本,怎样的网络不利于这种积累和发展呢?我们测量了四个网络结构特征,分别论述它们对积累和发展社会网络资本的效应。

网络规模效应(简称“规模效应”)

一个家庭的网络规模如何测量?本文采用拜年交往者人(户)数。如表2所示,受访的386户平均网络规模是35.3人(户),标准差为31.7,网络规模的差异很大。由于每个拜年者都占有一定量的资源,所以拜年者越多,受访户的社会网络资源越多。为此,我们的假设是:网络规模越大,网络资本越多;网络越小,网络资本越少。

网络密度效应(简称“网密效应”)

在一个家庭网络中,如果家庭与家庭之间均发生联系,而且是强关系,则网络密度高。如果仅有少数家庭之间有联系而且是强关系,大多数家庭之间无联系或只有弱关系,则该网络密度低。这是从全网络(Whole Network)角度定义网络密度的。这种角度不适用于我们的家庭调查资料,因为我们只了解与调查户互相拜年的交往者,并不了解这些交往者之间是否互相拜年。

我们从个体中心网络(Egocentric Network)的角度定义和测量网络密度。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家庭和亲属关系属于强关系,非亲属关系少数是强关系,多数为弱关系。天津1988年和1993年调查证明了这一点。(Bian,1997;Ruan,1998)为此,我们用拜年者中亲属关系的比例作为网络密度的指标:亲属比例越大,网络密度就高;反之就低。

社会网研究证明,密度高的网络是在相似者之间发生的。(Homans,1950)人们的特征的相似性往往预示着资源的相似性。这就是说,密度高的网络是资源雷同或资源单一的网络。相反,密度低的网络往往是资源相异或资源丰足的网络。因此,我们的假设是:社会网络密度与社会网络资本总量呈反相关。

网络位差效应(简称“网差效应”)

网络中的个人或家庭可以按其结构地位进行排列。有的家庭的

社会网络内部的地位差很小,比如都是高地位的人或家庭,或是中、低地位的人或家庭。但有的家庭的社会网络中包括了各种不同地位的个人或家庭,地位差很大。哪种网络有利于积累和发展社会网络资本总量呢?根据社会资源理论的弱关系假设(Grenovetter,1973; Lin,1982;边燕杰,1999),我们认为是地位差大的网络,原因有二:第一,位差大的网络可以克服地位资源的局限性。每个地位的资源总是围绕该地位,因为任何职业和工作单位都是在有限的空间中活动,其资源势必受其限制。地位差大则表明资源摄取的面广。第二,位差大的网络可以克服信息的重复性。地位差大,获取不同阶层的信息增多,提高了发展或流动的机会。这两种机制表明,网差大将提高资源总量。

网络顶端效应(简称“网顶效应”)

两个网络的位差相等不见得网顶相等,如A网是中低地位之差,位差为1,网顶是中;B网是高中地位之差,位差也是1,网顶是高。由于高地位的资源量大于中、低地位,所以即使在网密和网差相同的条件下,网顶越高,其资本量则越大。

统计分析结果和解释

我们在表2的描述统计部分给出了网络规模、网密、网差和网顶的均值及标准差。如前所述,网密是网络中亲属关系的比例,它是一个0到100之间的百分比指标。网密平均值约为42。这说明亲属在拜年网中平均占不到一半,而非亲属在拜年网中占一半强。网密的标准差约是23,说明拜年网的亲属与非亲属的相对比例在386个调查户中的差异还是较大的。大体情况是,15%的被访户的拜年网以亲属为主(65%以上是亲属);70%的户的拜年网其亲属在20%到65%之间;而约15%的户其亲属比例低于20%。

网差、网顶与网络资本总量一样,是由因子分析得到的因子值。为叙述和理解的方便,我们将之转换为一个1到100的指数。结果表明一般家庭的网差较大,均值为58,基本覆盖整个网络的一半多。

家庭间的差异也较大,且呈比较正态的分布,中间 70% 的家庭的网络覆盖能力从整个网络的 30% 到 85% 左右。网顶的均值约为 75,也就是说,家庭平均的网顶大约在整个网络的 3/4 的高度上。其中一半家庭的网顶高于 3/4 位置,约有 30% 的家庭的网顶在 50% 到 75% 之间,另外约 20% 的家庭网顶低于整个网络一半的位置。

表 2 网络资本总量构成要素及回归分析

	描述统计		回归分析	
	均值	标准差	非标准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网络规模	35.3	31.7	0.15 * * *	0.26
网密	42.4	22.6	-0.03	-0.03
网差	57.9	25.4	0.34 * * *	0.50
网顶	75.4	20.3	0.17 * * *	0.20
截距(常量)			-8.41 * * *	
F 检定值			175.77 * * *	
已解方差(调整后)			64.50%	
样本数	386			

* $P < 0.1$; * * $P \leq 0.05$; * * * $P \leq 0.01$

我们将网络规模、网密、网差和网顶四个指标作为自变量,纳入对网络资本总量的回归模型,以此了解其对家庭网络资本的贡献。模型的已解方差高达 64.50%,F 检定显著($P < 0.01$)。这说明,这些变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家庭网络资本的大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网差(标准回归系数 0.50),其非标准系数为 0.34,意为如果两个家庭的网络规模、网顶、网密都一样,而网差相差 10% 的话,其网络资本要相差 3.4%。影响次大的是网络规模,其作用也是正向的,且统计显著,它对网络资本总量的影响力是网差的 1/2 强(标准回归系数为 0.26)。非标准回归系数为 0.15,说明关系网络每增加 10 人,其网络资本总量就能提高 1.5%。影响在第三位的是网顶,影响力是网差的 2/5(标准回归系数 0.2)。以上三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证明了我们的假设。网密的回归系数无统计显著性,说明无独立影响。

网密与网络规模有很强的负相关:网络规模越大,网络成员交往的频率越少,网密就越小。所以,当我们在模型中考虑网密但不考虑规模时,网密的系数是负值,说明网密越小,网络资源总量(网资总量)越大。网密和网络规模互为替代,但我们的资料证明,规模的作用比较强。总之,回归分析表明,规模、网差、网顶效应均存在,效应大小依次是网差效应、规模效应和网顶效应。这一结果表明,扩大网络规模、增加网差、提高网顶是一个家庭提高其社会网络资本的有效的途径和策略。

三 社会阶层与网络资本的关系

哪些家庭拥有优越的社会网络而能积累和发展较高的社会网络资本呢?我们在这一节着重分析各社会阶层的网络资本的差异。表3的模型是为了揭示社会阶层及相关指标在网络的四个结构特征和总体网络资源上的差异,因变量分别是网络规模、网密、网差、网顶和网资总量。我们在分析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模型是由控制变量城市和家庭的阶层归属,他们都是虚构变量。城市的比较基准是上海,阶层的比较基准为产业工人。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而引入了夫妻的收入、教育程度和年龄等家庭指标,目的是揭示阶层归属在各因变量上的净差异。此外,我们还分析了出生地、工作单位性质、是否党员等因素的影响,但都无统计显著性,在最后模型中未予考虑。为了简明起见,表3只报告了最后模型的计算结果。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将城市放入模型的目的在于控制由于城市间差异造成的网络结构和资源总量的偏差。城市差异并不是本文所关注的内容,我们将不做进一步讨论。

阶层差异的分析结果

我们使用夫妻的职业类别来划分家庭的社会阶层,考虑了三条标准:是否拥有产权,是否参与管理,是否有专业资格。在每个标准内部,我们同时考虑了程度的不同,将职业划分为如下八种:私营企业主、个体户、管理者、行政文秘人员、文化专业人员、经济专业人员、

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我们对夫妻分别进行了测量,多元分析的结果是,丈夫的阶层变量统计显著,妻子不显著,最后模型使用前者。下面叙述各阶层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

管理人员在网络规模、网差、网顶、网络资源总量上都显著高于产业工人。管理人员的网密虽大大低于产业工人,但这是由于教育程度的差异所致,所以当教育程度引入模型之后,双方的净差异无统计显著性。同在管理结构工作的行政文秘人员也显示出相似的特点。这说明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在建构网络资本时所能达到的网顶高度及其网络内部的位差都较产业工人有显著优势,以致于最终的网络资本总量平均比后者分别高 11.2 和 9.2(网资总量模型 I)。

表 3 社会阶层和网络资本关系的回归分析(非标准回归系数)

影响变量	网络规模	网密	网差	网顶	网资总量	
					I	II
城市 a						
天津	3.66	-8.08**	3.86	1.33	-1.83	-4.17**
武汉	-1.51	0.58	0.01	-1.43	-3.29	-2.94*
深圳	3.93	-5.49	-5.02	-2.25	-6.91***	-5.11**
阶层归属 b						
管理人员	16.73***	-7.30	10.86**	10.03***	11.28***	3.80*
行政文秘人员	5.75	-2.75	12.15**	8.33*	9.28**	3.08
文化专业人员	9.93	-0.83	4.36	6.36	6.13	2.61
经济专业人员	9.68	-6.88	16.21***	11.41***	13.06***	4.37*
私营业主	-0.91	0.20	13.51	15.05**	8.76	2.21
个体户	-7.21	1.45	-1.64	-0.41	0.28	1.99
商业服务业工人	-3.80	-2.45	6.40	5.22	2.56	-0.01
家庭变量						
家庭收入 (夫妻累计)	2.72**	-0.88	0.92	0.26	1.52***	0.79**
教育程度 (夫妻累计)	0.39	-1.66***	0.71	2.39***	0.80**	0.19
年龄 (夫妻累计)	-0.48	-0.66	1.38**	0.40	0.03	-0.49*
年龄 (夫妻累计)平方	0.00	0.00	-0.01**	0.00	0.00	0.00*
网络变量						
网络规模						0.13***
网密						0.03
网差						0.37***
网顶						0.11**
常量	43.69	96.29***	26.75	23.72	13.94	14.08
F 检验值	3.30	3.505	2.87	7.78	5.27	38.04
调整后的 R 平方	0.09	0.10	0.07	0.22	0.15	0.67
个案数	356	356	356	356	356	356

* $P \leq 0.1$; ** $P \leq 0.05$; *** $P \leq 0.01$

a. 城市的比较基准是上海。b. 阶层的比较基准为产业工人。